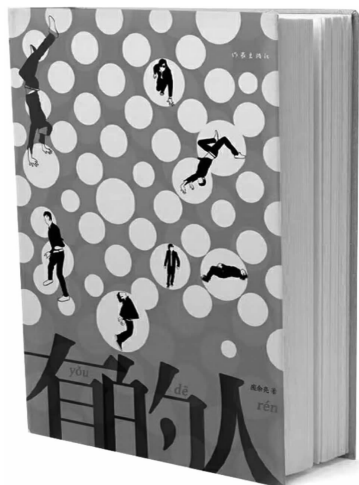


# 谁将成为“最后的父亲”

稚嫩的后辈们在对假想敌的复杂情绪中长大、成人、婚娶、生子,继而继承了“父亲”的遗产,面目狰狞地扮演起年青一代眼中的假想敌



《有的人》  
庞余亮  
作家出版社  
2018年6月

在庞余亮《有的人》之前,我近期所翻阅到的“主攻”相类似叙事主题的小说,应该是梁鸿的《梁光正的光》。粗略比照后可以看到,这两部小说里的“父亲”有些不约而同的面目:年轻时都有过放浪形骸的举动,但随着身体的衰败皆要面临某种有心无力的悲催境况。最关键的是,这两个“父亲”其实是各自儿女根深蒂固的“假想敌”。稚嫩的后辈们在对假想敌的复杂情绪中长大、成人、婚娶、生子,继而继承了“父亲”的遗产,面目狰狞地扮演起年青一代眼中的假想敌,这也就是现如今很多文青常爱挂在嘴边的那句“我们终将成为自己曾经最讨厌的

那类人”。

小说《有的人》内嵌的“质疑父权—解构父权”是一组老生常谈的逻辑结构关系。在那段并不算漫长却又摇曳多姿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里,有关“质疑父权—解构父权”的作品层出不穷,那些或天赋异禀或平庸浅薄的写作者无一例外地将擦着火花星子的矛头牢牢对准“父亲”这一“庞然大物”。他们否定父亲的话语权,否定父亲的经验,否定父亲的姿态,否定沾染着父亲印迹的一切事物。直到某天,父亲成了一个蹒跚走到铁道边去买橘子的背影,这时候父与子才有了疑似和解的契机,当然,和解的前提源自父亲的日趋苍老与狼狽。

某种意义上讲,《有的人》里的“父亲”彭永强是模糊不清的。他也许部分存在于彭三郎获得大奖的文章《父子一场》里那个虚实交错的文学形象,也许部分存在于顾盼莲、彭林元等人并不愉快的回忆述说,也许部分存在于作者庞余亮“不经意间”的“回望”片段。之所以格外强调“也许”“部分”这两个词,是因为上述种种关于彭永强的拼凑式描述,很有可能是与彭永强本人毫无关联的。他在小说《有的人》里的显性意义,是沦为叙述者或狂欢或宣泄或冷嘲或热讽的“符号”。

叙述者们调度着预设的视角,在被现实与想象“合成”的彭永强身上映照出往事并不如烟的爱憎情感。甚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彭三郎本人所写的《父子一场》中,其对父亲的爱憎明显受到传统道德伦理的规训(也可以理解为“虚构的爱憎”)。至于这篇获奖文章内屡屡提及的“父子情深”,实质上是由彭三郎本人“改写”后的“套路产物”:他将从未切身体验的血缘情感移植到“想象中的父亲”

身上,同时借由“被重塑的父亲”获取长期缺失的家庭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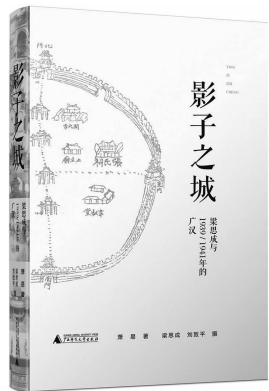
需要注意的是,对彭永强抱有矛盾态度的彭三郎本人也是一名父亲。但在对应的具体语境下,两名“父亲”所遭遇的情况已截然不同。小说中涉及彭永强的叙述,实则指向了某一个时期内青年群体对父辈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主要来源于迥异代际群体所占据的经验领地。在大众传播媒介并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父辈的经验边界可以全然覆盖到青年个体的认知之外,这也造成了父辈在代际层面对话语权的剥夺与独享。但生活在后喻时代的彭三郎显然已无法长期拥有专属于其的“父权”,因为构成“父权”要素之一的经验块垒正在土崩瓦解——两代人的经验交替不再仅仅是既定的单向传输。

当彭小北向父亲彭三郎表露出“与年轻不相称的倦倦”,我们便应该预感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父亲”这个词汇,将在彭三郎这代人身上形成前所未有的裂变。纵使彭三郎们依旧保留着父亲作为血缘角色所带来的代际关系与家庭职能,然而他们不再是他者亟待挑战的权力象征抑或假想敌,因为这代人掌握的知识、经验、规则,被“秒刷时代”过早地判定为无效、过气,彭三郎们也因此过早地衰老、沉沦。所谓衰老、沉沦,并不单单指涉生理年龄的增长与感官功能的衰退,更意味着他们在新生事物面前的无力与窘迫,以及随之被排挤至边缘地带的命运。从这一视角来看,彭三郎们未必是“最后的父亲”,但他们中的“有的人”已无限接近父权的黄昏。“父亲”也不再是一种如作者在小说后记中所言的“罪名”,而成为悲伤的源头。

顾奕俊

## 重现一座古城的前尘旧影

在广汉期间,梁思成与刘致平每天游走在大街小巷之间,为一座古老的城市留下了一整套珍贵的影像资料



2018年5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梁思成、刘致平摄  
《影子之城》  
萧易著

所谓“影子之城”,在萧易的语境中,就是在现实世界中已经看不到的,然而它又的确存在过的。时间上溯到1941年夏天,受民国元老戴季陶先生委托,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刘致平一起来到广汉,参与当地重修县志,以及拍摄、测绘古建筑的任务。在广汉期间,梁思成与刘致平每天游走在大街小巷之间,在衷心赞赏广汉民风之淳朴、建筑之精美之余,拍摄了城墙、会馆、文庙、武庙、公馆、书院、寺庙、道观、宗祠等各种建筑,为一座古老的城市留下了一整套珍贵的影像资料。六十多年后,萧易即以这些照片为线索,重新挖掘古城的历史和沿革,还原古城的旧貌,讲述古城的故事,写下了这部《影子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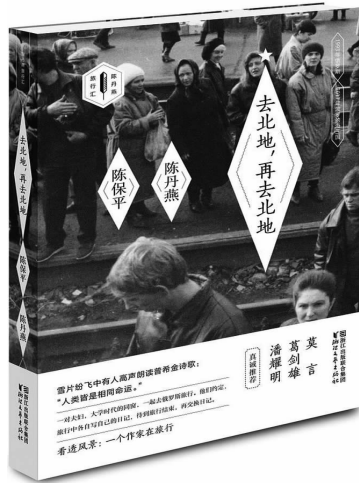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抗战烽火正炽,时代风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广汉如同国内许许多多的古城一样,虽然古建筑已经开始进入凋零时期,但毕竟还存留着众多古建筑实物。当梁思成与刘致平走进广汉地界时,他们眼中的广汉依然是市面壮丽、城郭井然,城中的住宅,大多是地主的深宅大院,或者商贾的临街铺面。乡间的民居,则散落在色彩斑斓的田畴之间,一个接着一个,灰色的院墙围起小小的院落,里面分布着房屋、树木、草垛、菜畦——所谓“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毋宁说正是彼时广汉的真实写照。这其实也是农耕时代中国所有小城的日常景象,衙署、文庙、宗祠、寺庙、会馆、牌坊……几乎是每一座小城的标准配置。不同的建筑自有着不同的功用,文庙象征着文风兴盛,宗祠意味着宗族的凝聚力,会馆充当着办事处和旅馆的角色,牌坊讲述着忠臣、贞妇、烈女、孝子、善人、义士的故事。浸染与教化更是无处不在,大人带着孩子过桥,常常指着栏板上雕刻的故事教育孩子,像什么“安安送米”“郭巨埋儿”等,难怪有人会说,“过一次桥,相当于看了两折子戏”。

小城既是安顿身体的地方,又是安顿心灵的地方,尽管在梁思成和刘致平走进广汉之日,清代衙署已经变成县政府所在地,卫生院占据了某个不知名的祠堂,亚圣祠变成了警察局,黄州会馆则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兵站……但古城的格局还一如其旧,古城的老建筑还一应俱全,而我们也得以在梁思成和刘致平的镜头里,依稀看到曾经的广汉,看到一个美轮美奂的影子之城——虽然已是风烛残年,却依然透着睿智、透着神采。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原本即是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有实用的考虑,又有审美的考虑,无论是选址,还是布局,乃至一砖、一瓦、一匾额、一柱础,无不显示出设计者的独具匠心。通过梁思成和刘致平拍摄的照片,我们不仅重新见识了中国古建筑的雕梁画栋和飞檐翘角之美,同时也会领会到古人教人怎样做人、怎样处世的潜移默化之功;通过萧易写下的文字,我们不仅重新感受到一座充满人情味与人间烟火气、活着的古城,同时也感受到家园的温馨,感受到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

王淼

# 脚步之后,跟着还是脚步

不同于陈保平总是重返历史、寻找根源,陈丹燕更关注触目所及的俄罗斯人的现实生活



《去北地,再去北地》  
陈丹燕、陈保平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8月

俄国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有句名言:“春天对俄罗斯来说,不仅是季节的变化,而是一个事件。”冬天占去了俄罗斯全年的一半多时间,漫长得似乎总也盼不到春暖,这种季节感塑造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某些特质。

读《去北地,再去北地》这部陈保平

与陈丹燕联袂书写的俄罗斯游记,陈保平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对俄罗斯的特质很熟悉。文章风格有着媒体人、出版人惯有的精简和清晰。当他游贝加尔湖之时,他感受到忧伤的氛围;当他站在克里姆林宫之时,他领略到权力的威压;他在雪下得最浓厚的时候找到了新圣女修道院,体验十字架环绕的宗教主题;走进皇村的普希金公园,站在诗人握笔沉思的雕像之前,深邃的目光穿越悠长的历史……

陈保平也很喜欢爱伦堡。1993年10~11月,陈保平与陈丹燕携手俄罗斯游。陈保平的行囊里装着五本书,其中之一就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在行旅日记里,陈保平不断提起爱伦堡,爱伦堡赋予他审视俄罗斯的一种目光。

爱伦堡记述茨维塔耶娃,女诗人常常自问:诗和现实生活中的创造,哪一样重要?陈保平记叙这段时,正在凭吊文人公墓,俄罗斯知识分子僻静的安息之地。我想起茨维塔耶娃的诗句:“给肉体以肉体,给精神以精神,给肉体以面包,给精神以信息,给肉体以蠕虫,给精神以叹息,七重荆冠,七重天堂。”

两位作者各自以日记的形式写下自己的见闻与感想,自说自话,合成一集。因此这部游记很有意思的一点,还展现在同样的风景,人物会有怎样的不同描摹与差异感触。不同于陈保平总是重返历史、寻找根源,陈丹燕更关注触目所及的俄罗斯人的现实生活。相比而言,女作

者更多一些感性抒情,更多一些实在的关切。

走过莫斯科的地下通道,有一个瘦弱得像豆芽一样沉静的女孩,她在吹一种木笛子,听上去像俄罗斯的民间曲调。东方列车穿过白桦林,陈丹燕与小男孩瓦尼亚和他漂亮的妈妈谈话,孩子天真、快活地笑着,大人脸上刻着焦虑,玻璃闪过银子一样雪地的反光。女作家伊琳娜两位作者的导游,陈保平写了她的热情接待,陈丹燕笔下的伊琳娜更立体,女人与女人之间更容易敞开心扉,对时局、对困境、对面包与创作的矛盾,这些谈话切入于当时当地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图像。它们唤起的情感,就像我开头引用的爱伦堡的语句,那也是陈丹燕在文中引用的。俄罗斯人那种近乎绝望的希望,深深烙印在骨子里。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俄罗斯在迅速地改变它的面貌。走在白雪皑皑的街道上,旅人心里头的滋味大约也渗透着微凉。“气氛,有时不是感受于当时,而是渗透于久远的后日。”(舒国治)。《去北地,再去北地》的第三部分,是2017年的立陶宛之行,与1993年构成了回鸣。在更北之地的清晨苏醒,窗外隐约传来差不多的民谣,然而细细品味,气质又好像略有不同。用文字丈量行程的路程,就算一样的路,再走一遍,总也有些不同。时间转动,历史翻页。脚步之后,跟着还是脚步……

林颐